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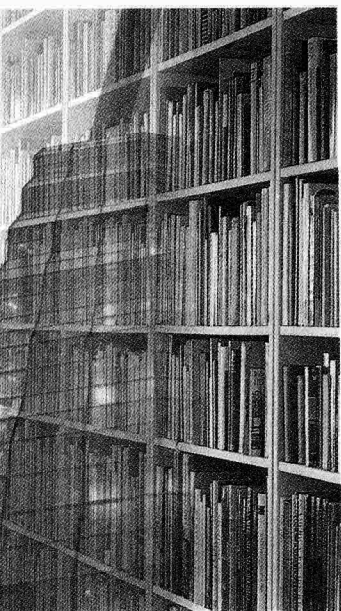
Books and Cities

也斯
作品

书与城市

也斯
著

也斯
作品



书与城市

也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与城市 / 也斯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308-09436-8

I. ①书… II. ①也…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9844 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2011-141

本书由作者授权出版

书与城市

也斯 著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王 雪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16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436-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序

我每次看到杂志上开列不同城市的流行书榜，总爱猜想某些书为什么会在某个城市流行。当然我也知道这些流行榜未必能说出一个城市所有的多种口味。我更想知道的是：另外一些人在看什么呢？如果大家在看的是一些不同的书，会不会改变了这个城市，令它变成一个不同的城市？

在香港长大，我过去很庆幸自己有机会接触很多不同的书本：五四以来的诗和小说，即使官方文学史没提的，当年都零零星星地散布旧书店；西方当代作品，也不难在外文书店找到，又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外人士来来往往，尖沙嘴和中环书摊留下不少新旧书，也有助我们发现和订阅各种偏门地下杂志。

我在20世纪70年代写了不少书评，纯粹为了兴趣，没有人叫我写什么，也没有人管我写什么，只因自己的求知欲，还有就是想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以及其他城市的生活和文化，就这样写下许许多多书评，大概可以编两三本书。过去我们在比较简陋的物质条件底下成长，却很努力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阅读是一种扩阔现实世界的追寻。从读书评书中，大概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如何从书本寻溯意义，还可看到当时的思想是怎样成形的。

现在重新校对一遍，不仅有机会补回一些过去未找到的文字（比方刊在《号外》杂志的几则城市诗话），不仅是从现在的角度改正错漏，也因为重思过去的问题，而对现在有了新的看法。比方因为不肯定而重校一

遍蒙塔莱诗作的试译，也就重新引起了重读蒙塔莱，重读放下了一段时间的欧洲诗了。

我不是要用现在的角度校正过去，而是希望现在与过去有个对话。我最先从自由散漫的阅读中找乐趣，帮助我去了解周围的世界，然后才进一步分析评论。在写了更多论文的今日，我很愿意用这些最初的评论散文提醒自己：研究的课题应该是与自己的兴趣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评论本来就不是学院的习作、文字的卖弄、权力的表现，而可以是有所关怀、有所取舍，有反省也有寄望。评论文字，本身也需要创意，需要感觉，使用的不应是死的文字。

曾经有读过初稿的朋友，觉得很可惜书中外国作家没有附外文名字，新一代可能觉得陌生，这次重新补订了。有一位诗人曾在朗诵会上好意说读过《坠海的人》一文，引发了他写新的诗作，这里特别补回原画，把意思再说清楚一点，希望新旧读者有更多欣赏空间，能够引起更多讨论，有更多好作品写出来，彼此相互的感应能不断继续下去，当是我乐于见到的！

今天我们的城市充满怨气，大家的兴趣和口味好似也变褊狭了。我在书店里找书，竟然发觉几年前、不用说更早的书都找不到了，可以介绍给人看、又可以在书店里找到的书也愈来愈少。回看旧日读过的书本，有写我们的城市，有写别的城市，人们的创造总带给我们无限乐趣，教我们了解生活，今日重温，不知是否仍可以帮助我们外望与自省，发现生活里值得欣赏的种种事物？

除了书榜上的潮流以外，如果我们也愿意看看另外一些不同的书，说不定有助于我们听取不同意见，有助于我们去反省：如何把我们生活其中的城市变成不同的，更适合大家生活下去的城市？

(二〇〇二年九月)

目 录

序……1

泥造的鸟歌

两种幻象

两种幻象……3

谈龙……13

孤寂的迷宫……17

氢弹文化……30

缓和残酷的力量……39

现代诗人笔下的夏天……47

下凡的嫦娥……56

周梦蝶……64

泥造的鸟歌……67

朱湘的敏感与耿介……72

聂鲁达与艾青……76

一首关于北角的诗……85

诗可以这样……91

空气本是清新的……94

圆圈和锁的外面……99

耿介与温情的结合

——谈袁则难的《父亲与剑》……102

在风暴与琴音之间

里尔克与瓦雷里	109
坠海的人	112
美人鱼和野兔	
——谈聂鲁达的两首童话诗	116
教孩子读诗	121
诗艺	125
午餐的诗	134
那美好的陶壶	
——一些希腊诗对生命的态度	144
爱是那水的声音	150
在风暴与琴音之间	
——从一首诗看蒙塔莱的艺术	153

桃子的美味

桃子的美味	165
试论罗淑的《生人妻》	168
萧红短篇中的几个女性	175
感觉温暖外的风尘	
——谈王桢和的作品	184
刚烈小说	194
城之迷	201
《夜行货车》里的食	206

番石榴的芳香

斯坦贝克的「小红马」	
——一个成长的故事	215
波特笔下的两个墨西哥	221
《美国地下文学选》序言	228
拉丁美洲小说的风貌	
——《当代拉丁美洲小说选》序	233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	241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番石榴的芳香	255

附录

书与城市（原序）	261
----------	-----

两种幻象

两种幻象

阿瑟潘拍摄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花童生活的旧片《艾丽斯餐厅》要到 1976 年初才在电视上与香港观众见面（之前只在电影协会放映）。这电影写一对中年夫妇，办了一片餐厅，作为嬉皮士聚脚的地方。他们希望过心目中“爱与和平”的生活，结果却因种种人为原因，一伙人彼此分道扬镳，理想也破灭了。

看了这部电影后，一位认识的人写了篇文章，否定影片中那种西方嬉皮士的态度。文中有这么几句：“我们的驴子并不会给你骑着去做花童的空间，它们正在‘西风吹、雪儿飘’的北方磨坊中打着团团呢。这是多么昂贵的无聊呵！”又说：“倘若是‘无所为’的时候到了，我宁可拿一个水烟筒，找一个村前田边的榕树头蹲着喝喝茶，但绝不会在那喧闹的‘快餐店’过日子。”^[1]

我当时看了，就说：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以后有机会，要谈谈这个问题。目的不是在跟朋友吵架，而是想讨论一下这种颇有代表性的想法。

我的意见是：如果说骑着驴子缀满花朵走进教堂的嬉皮士对我们来说不过是艺术上的形象，那么“西风吹，雪儿飘”，在北方磨坊中打转的驴子何尝不是另一个艺术上的形象？它们对我们来说，都同样是不真实的。如果说我们不是过着抽大麻、唱民歌、住在一所涂满花的教堂中的生活，那我们又何尝会过一种抽水烟筒、蹲在榕树头喝

[1] 毕止水：《〈艾丽斯餐厅〉的一点随想》，《大拇指周报·电影版》第 21 期，1976 年 3 月 19 日。

苦茶的生活？坦白说，两者都不过是幻象吧了。我们距离这两种幻象都同样远，即使后者似乎更中国化，但显然并不更真实。今天的香港青年，实在是活在这两种幻象之间，又时常以其中一种幻象为现实。

1949年后在香港成长的一代，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发觉并没有一种可以遵循的生活方式。逐渐长大，也逐渐会发觉这社会种种严重的缺点，很难无条件事事遵循。在教育方面，并没有一套完善的教育制度，而是在推行的过程中，不断改制，引起反对和批评，作了若干程度的修订，又妥协地继续下去；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此地的传统非常薄弱，纵接五四和古典或横接西洋并不完全畅顺，需要个人努力去打破阻隔；在个人和家庭方面，日常的礼仪都支离破碎了，既没法完全接受传统的中国礼仪，没法完全移用西方的礼仪，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新的礼仪来，结果往往变成一些奇怪的混血产物，或是索性废弃、或是沦为没有意义的形式。一个香港长大的青年，并不晓得如何举行婚礼、如何参加丧礼。广泛来说，他也不晓得如何做一个丈夫或妻子、如何做一个父亲或母亲、如何做一个教师、如何做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如何做一个执法者或守法者。简单地说，他不晓得如何在这反复破碎的社会中保持完整、如何在这倾侧的社会中做一个正直的人。在他前面，没有先例可援。他得面对许多新出现的问题，一切得由自己寻找答案。

在其他地方，其他社会中，年轻人对老一辈的观念反叛、妥协或反省，至少他们有一个崇拜或攻击的明确对象。香港却并非如此。面对的是一片空白、没有回声的空谷。在文学或艺术上、政治或思想上，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稳固的基础或可见的发展。其他社会已有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青年对它接受或反叛；香港的生活方式却根本支离破碎、是糅合多样的大拼盘，无从彻底接受也无从直接反叛。若说嬉皮士反叛中产阶级僵化的生活方式，香港某些人确有中产阶级的稳健求存观念，但如说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那也不然。这一代的香港青年是面对

破碎的一代，问题是他往往不懂得如何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如何建造。

因为一切支离破碎，所以没有标准建立起来。一个人可以随便遭受任何不近情理的攻击，一个人又可以随便被称赞高捧。一个嫌疑的毒贩可以因“豪爽”、“义气”的理由一致获得舆论的赞赏。在日常生活的用语中，“忠直”变成了“愚蠢”的代用词。没有一套明确合理的标准，可以叫人依着生活下去；传统的道义、守信、同情等美好的素质遇到考验、遭受侵蚀。以近月发生的一连串新闻为例（金禧事件、浸会事件、警察与廉署事件），传统上认为代表正义的机构，如学校、教会、警局，它们的正确性受到怀疑，逐渐一个人很难无所质询地接受这些权威，依循这些标准。在价值观念混乱的社会，是非混淆不清，是最普遍的一回事。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可能在焦躁不安中，对于一种又一种价值观念，朝誉夕毁、反复不定。在寻觅的过程中，会轻易抓住一个幻象，视为现实，捉着一个影子，当是答案。所以最容易模仿也最容易唾弃。为了没有可依循的标准，便不敢表示意见，模棱两可，躲藏在大多数人的背后；又或者变得偏激武断，抓着拾来的一些什么，当是绝对的真理。

当现实没有一种可依循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向书本杂志或电影电视中找寻。看杂志或电视，为了晓得别人如何生活，应该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模仿电视中的口头禅、杂志里的时装，为了遮掩自己的腼腆，使自己看来与别人一样，不致突出受到攻击。他们不想正视猥琐不公的现实，而在香港这样的地方，一向的看法是你不能改变什么，所以他们往往逃避到幻象中去。电视上的人物（即使近一两年电视剧的技巧有了进步）和流行小说的人物，也往往塑出非常奇怪的形象。一个杀手念西化的文绉绉的哲语，一个女郎自喻为葬花的黛玉！向西方或古典找寻模式，只是遮掩真实的样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假扮角色：有些自视为西方社会中的贵族或中产阶级、有些自视为流浪汉或嬉皮士、有些自视为中国传统的骚人墨客、有些自视为乡下朴素的种田人。在香港这样中西

混合而又不断变化的现代都市中，这些都只像舞台角色一样虚妄。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寻找认同，想归类到熟悉的戏份中，可以免去不知把自己搁到哪里的痛楚；走入别人的戏剧，是为了免去正视自己的现实。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近 20 年来的香港文艺，融汇了不少不同的人的努力；但有时，又往往容易变成一种“面具”式的文艺，创作者挂上西方或东方的面具，用作表达。比如在艺术方面，这可能是西方的“普普”的面具、“光合”的面具、“硬边”的面具、“新写实”的面具，也可能是东方的“水墨”的面具、“民间艺术”的面具。艺术创作者透过面具发言，结果容易有集团的特色、流行的风格，而较少独立而自有面目的真人。回想一下，为什么每次要推行革新的时候，就要抬出一副西方或东方的面具，托庇在它背后？在文学方面也是一样，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有人先后标榜“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现实主义”、“批判写实主义”、“乡土文学”，等等。外国或中国，这些都只是别人制定的面具而已。当一个人躲在面具背后，他是隐藏在定论之后，逃避负起任何受攻击的责任，他是不愿意正视实际环境的条件，也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

奇怪，这地方一些年轻人在希望进行政治改革时，会托庇于源自外国的一些政治流派。而在以前一些反既成制度的小型报刊上，竟会以生硬翻译断章取义的艰深政治理论占最多篇幅。不错，翻译可以有参考借镜、扩阔认识的功用，但另一方面，透过零碎褊狭的理论、引文、翻译，是否也会只是把现实推至一个安全的范围，当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讨论，无伤大雅？

同样，绘画的奢谈古典传统，文学的谈古典名著的伟大。好像只要谈了，就可以躲在一个金光灿烂的面具背后，沾上一身光彩，不必实行去继承这传统的生命一样。古典作品可以对现代作品有所启发，但现在人们提到古典，竟往往是拿来作否定现代的借口。正如五四的精神，本

是发展和开创，但现在报刊上常见的杂文，往往是借五四的作品来抹煞当代作品（倒过来也同样是不自然的），要求墨守成规，这根本也违反了五四的精神。奇怪的是，“传统”、“中国”、“写实”、“乡土”这些名词，到头来竟往往变成掩饰自己的面具，攻击他人的武器。当这些观念成为面具或武器，就失去反省的意义，不是判别的思考，逐渐沦为脱离现实的口号。正如如果我们攻击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把自己当作置身事外，冷嘲热讽，如果我们只是把责备当成利器，那就失却反省，托庇于伟大论题的背后，而不去自问做了什么以把它改变没有。显然，只有当我们挪开面具，才能真正沟通；撇开遁词，才可以正视现况。

当我们回顾我们的艺术，比如说绘画吧，有时有个感觉：就是有许多不同的派别和口号，但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许多流行的形貌，但却欠缺真实的生命。画的世界，并不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我们要欣赏同时代的人物的绘画，却比欣赏不同时代的石涛或不同地方的毕加索更见困难。现在这些画，它们的世界是哪一个世界？离开我们的感受那么远，仿佛是遥远的美术书籍上的世界，是美术理论中推演出来的世界。存在于幻灯片和画册、珍贵资料和圈内人闲谈的世界，那不是我们可以呼吸其中的世界。那些风景，是古画或西洋画的变奏；那些人物——是了，说到人物，我们这地方的绘画中好像一直就缺少人：行货绘画中的人只是游客眼中的香港人、插图设计画家笔下的是西方人般的香港人、国画笔下的是古人、乡土派画家笔下的人像大陆农民画中的人。西式的、古装的，并非我们在香港看到、感受到的人。然而每一派都觉得自己是写实的。

这里并非是鼓吹写实，也不是认为一定要画人（事实上，最近也逐渐有些画家画人了，风气逐渐在转变）。我不以为具象是唯一的途径，绘画也可以是抽象的。但是，在香港这种种绘画中，我们很少感觉到此时此地的心态。不是说它们不写此时此地的人物和风景这么简单，而是显

露了不愿面对此时此地的一种心态。近年又向中国民间艺术找寻材料，如剪纸、泥塑、纸鸢、木刻年画等重新受到重视。但看深一层，就发觉只是借用题材或技巧用作装饰，并非与民间艺术的精神有什么契合。中国，在这里，也不外是一个面具，遮去了真实感受的面目。

其实即使“写实”的呼吁，结果也可以成为教条，成为脱离现实的口号。在戏剧方面，我们过去一直在上演古装剧，然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外国剧逐渐介绍过来。翻译剧的困难是：有些剧过分硬译，以致难令本地观众接受，有些剧却改编得太滑溜，失却介绍好剧的意义；翻译剧一直就在介绍外国名著与企图指涉本地生活之间求取调和。到了 70 年代，经过古装剧和翻译剧后，写实剧逐渐流行起来。叫人难以明白的倒是：最先被批评家称为写实的作品，其实是并不写实的作品。

著名的例子有《七十二家房客》。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浮面的讽刺，水过鸭背地提到一些熟悉的现实名词，就予人一种误会，以为它是写实的。后来由此又引起了电视所谓讽刺现实的短剧，其中许多只是说两句无关痛痒的讽刺，什么事都提到，但什么也没有谈。既然并不能真正改变现象，只能冷嘲热讽，这当然是现实的可悲，是值得正视的问题。《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写实，背景和人物都空洞，没有血肉。这样的写实，只是把现实概念化了，变得容易处理，变成油滑的讽刺，变麻木了，话说出来，也没有牵连的痛楚，也没有痛定思痛的反省。

有许多鼓吹写实的文艺理论，到头来也是把写实作为遁词，作为面具。例如只鼓吹写某一面的现实（如以为只有写工厂的题材才是写实的）；只以为平铺直叙的技巧才是写实，以为写实该写到像西方的自然主义，或像五四某几位作者。这是把写实的意义狭隘化了。而且把“现实”定为一类范本、一个名词、一种概念。说到底，这又成为一个面具，避免了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生活。

是在这种种纷扰和怪谬之下，每一位香港的作者和艺术工作者自己

尝试探路而行。两边充满幻象，人们的批评也往往容易是虚泛的。比方在文艺创作上，要求今天的创作写出像古典的《红楼梦》或西方的《尤利西斯》的文字，都是不切实际的要求。每一个时代，应该有它自己的文字。但在香港今天，这种新的文字还在孕育试探，还未创造出来。这种文字不可能是古典文学的文字，也不可能是外国文学的文字，也不可能只是照录日常使用的方言。五四的许多作品，今天读来文字上已有隔阂；至于香港本身，20年来留下的严肃文学作品不多，加上散佚流失，作为范本也很困难。所以在许多方面，文字的创造是加倍艰难的。香港青年接受的教育很破碎，语文的训练驳杂不纯，是在这种种限制之下，他们独自摸索。

文字的摸索，也是一种生活的摸索。要寻找一种确切表现生活经验的文字，也是寻找一种正视这种经验的态度。但在寻找中往往会容易陷入其他文字的幻象，会以古典或西洋的文字为满足，以古典或西洋的生活经验为自己的经验。正如过去香港有些新诗，追寻一种古典的情调：杜甫或姜白石的情调；或是追寻一种西方的感觉，艾略特或甘明斯的感觉。古诗词或西洋诗，都可以对我们有启发，某些共通的感受，也可以超越时空引起共鸣。一个作者可以受其他古今中外作者的启发或影响，但当他要写得像杜甫或艾略特，他也容易变得不要写得像自己。他是蒙上面具，托庇于文字的荒原或意境的古道之上，他不要表露他自己，不要因此受到伤害。当一个人不知如何做他自己的时候，就会拼命寻找偶像，然后又把它摧毁，又再建立新的偶像，不断躲藏在偶像背后。他的诗是“像”谁的诗，是“中国味”、“西洋味”的诗，是“诗味”的诗，是“流行”的诗。只有这样，他才可以躲在阴影里，感到安全。

但逐渐也有一些诗人感到，仅是古典或西洋的言语不足以表达当前的经历。他们面对现代生活的复杂，会发觉仅以古典文字无法解答。70年代写诗的朋友不少开始有这种思考，比如关梦南的《登楼》（刊于《秋

萤》诗刊)，以传统的登楼的题材写来，写到发觉现实的“强奸、打劫、越狱、逃亡”，显示了荒谬与不调协。

最近，在10月19日晚的中诗朗诵晚会中，听到黄德伟的一首新作，名为《回到乡土去》，就这样听来，容易叫人以为是流行的呼吁回归乡土的作品，仔细听下去，却发觉原来是对这流行观念的一则反嘲：

破网

唏嘘

鱼儿不戏田田的莲叶间

塘里的月色竞锋利如镰刀

断了苦绳捞不起沉重的

过去

又是一脉溶雪的远山

又是一群叫嚷的人声

回到乡土去

回到乡土显然只是一个幻象。另一方面，西化的世界也是不真实的。我一时想不到适当的诗例，姑且借用下面这首《突发性演出》说明（未必说诗的原意就是如此）。这诗写一个男子卧在公路上，以为这是一场突发性演出，结果：

似乎有点什么出错了

而这是很难堪的

独自笨瓜的卧在那里

而这就叫做突发性

而这就叫做演出